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

七十九至  
八十一

詳校官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sub>臣</sub>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sub>臣</sub>劉光第

謄錄監生<sub>臣</sub>劉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

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

子臨辟雍  
作六儒論

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

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

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

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

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袁山松書曰充所  
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  
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  
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

吾上書薦充才學

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

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

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  
病卒於家

###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

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

而符

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

訐攻也謫責也

足

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

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

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

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

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

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

乎

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乎

以罪犯人必加誅罰

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

五代謂唐虞夏商周

也○劉攽曰五世之臣案此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

福祚流行本支百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

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于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此為虐於人也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

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于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

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之言是故德不稱其

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劉攽曰案文少兩字盖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

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號必亡矣天

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諂譖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

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

刀都市

趙將李牧為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于柱以自殺見戰國策

豈非無

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

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

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

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文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

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

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

邑

游手為巧謂雕鏤之屬也

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

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資末業

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灾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而不脩德則亂恃安

而不慎微則危矣

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

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以制度

以下並節卦象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

七月之詩大小

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

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

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

合任謂相合為任俠也

或以游博持

掩為事

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况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

丁夫不扶犁

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

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  
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

詩陳風也婆婆舞貌謂婦人于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  
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  
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  
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

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

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

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

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

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前書音弋

厚也絺繒也革為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

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

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箛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繪也前書曰齊俗作水

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穉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

犀象珠玉虎魄瑋瑁石山隱飾金

銀錯鏤

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

枕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瑋瑁似龜而窮極麗美轉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

相誇詫

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詫誇也詫與詫通也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

竟道

蒼頡篇曰駢衣車駢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

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



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繪絲而乘車馬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

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今雖

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

易繫辭之言也

桐木為棺葛采為緘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

澤者葬于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歛木之棺葛以緘之采

猶蔓也

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

柩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

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楠梓豫章之木

音橋

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樹橋音而注云橋似榘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

亦競相放效夫橋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

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

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

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

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

泣曰古不脩墓

孔子合葬母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

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及鯉也死  
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見禮記也

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

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

明帝葬洛南皆

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

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櫛梓榭柩

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

崇華侈案部畢之陵南城之冢

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鄠東南南杜

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

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

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

不君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

華元樂舉厚葬

文公君子以為不臣

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

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

過天道乎

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

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

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

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也

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

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于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今以大漢之廣

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

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

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為疏

附賜也為奔走師也為先後由也為禦侮其能各不同也

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

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

詩小雅曰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于鹽水焉

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飾謂裝飾以成其

過也衣音於氣反

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

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

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

非謂義和安行

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曰義和方浴

日子甘泉義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義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

乃君明民靜而

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

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閤下

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

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

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



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

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

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

難見如神

也○劉攽曰令寃民仰希申訴案丈令當作今

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

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今為哺字

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

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  
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  
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  
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  
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  
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  
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  
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

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  
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  
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  
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  
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申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  
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  
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

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  
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  
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  
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  
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  
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  
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言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  
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

民

爾雅曰糧童糧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糧音郎

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

康誥之言也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

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詩大

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汝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

古者唯始受命之君

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

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

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

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

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

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

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

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大掖

之衣大袂單衣也

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



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

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

於敗

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

并冀之士皆以是異

統

異其有知人之鑒也

統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

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名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

孥讀曰奴

良朋萃止則

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蹢躅畦苑

遊戲平林

蹢躅猶蹠蹠也

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雩祭旱之名也為壇而儻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

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

也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家語曰舜彈五

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

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弦最清也

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

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

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王充論衡曰蟻蝻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

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

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霄摩天赤

氣也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

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

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

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

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

柂船尾也音徒可反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

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

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

凡三十四篇

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

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

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

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

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

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紕

耳

銜勒也  
紕韉也

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

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

蔚與鬱  
古字通

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

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

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  
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  
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  
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  
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

左傳泄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

目極角觝之觀耳

窮鄭衛之聲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甄射御故名角觝蓋雜技樂

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  
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

入則耽於

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

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  
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

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

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

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

常然之大數也

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

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

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

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

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

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

徒衆也附親也

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矣必俟盈尺也

馬牛羊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  
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  
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  
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  
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  
而居窮苦

舍音式者反

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

束縛謂自潔  
清如拘執也

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

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躡厚地猶恐有鎮壓

之禍也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躡毛萇注云踣曲也躡累足也

逮至

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

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

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

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為諱惡設智巧

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

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

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

政始  
皇名

屠裂天下吞食生

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

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

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  
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

計其

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

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

孝平帝時凡郡國一  
百三縣邑一千三百

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

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  
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  
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

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黃  
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碁峙白骨膏野兵亂相  
尋三十餘年三方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  
既寧萬不存一也

五百年大難三起

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  
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

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  
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數焉

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

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  
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

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盖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誇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

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

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

已去智慧已來

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也

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

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

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

去音祛  
昔反

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

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

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

十三州志曰有

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 不為編戶一伍之

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伍伍有長論語孔子

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勢力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幃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盖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



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

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

下猶減也

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

安得不至於死哉

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

也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

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

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

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

諱殺

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

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

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

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

則有罪不死也

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

是為忍於殺人也

○劉攽案文

多一也字

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

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

鳥獸之行謂蒸報也

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

善者也

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教爾祥刑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

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

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

陰為臣

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

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

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

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

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

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

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禮

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

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

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

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

簡精悍以習師田

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

脩武器

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

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

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

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

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

屬猶續也

網羅遺

漏拱押天人矣

拱執也押搃也押音下甲反

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

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

云也

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也

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

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

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

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

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

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

惡音烏

夫人待君子

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

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

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

之實也

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

君子之志也

去音欺呂反

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

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

是設機置窞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窞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

盜賊凶

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

所恃者寡所取者猥

猥猶多也

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



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  
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為  
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  
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  
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

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

孟子曰塗

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通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

三十稅一乎

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

在荒者也。貂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

夫薄吏

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

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

日稟

稟給也

祿班未定

○劉攽曰。案文當作班祿。

可為法制。畫一定科

租稅十一。更賦如舊

更賦已見光武紀也。

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

墾

上田已耕。唯中地已下。未也。

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

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

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

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貳

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誥萬

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

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

疆臣之竊命

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疆臣謂王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臺閣謂尚書也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

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

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

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

夷

撓音火高反

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瘼病也

怨氣並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

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

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

居斯位邪

檢押猶規矩也

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

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

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名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

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

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

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

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開

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捧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

自此以來遂以

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

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

明哲君子哉

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

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

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

言

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

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

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

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

病人謂萬姓困敝也

舉用

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

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  
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  
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  
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此謂后  
黨彼謂

三公也詭  
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尚猶  
遠也

大畧歸乎寧固根柢革

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  
乖嘗試妄論之

謙不敢  
正言也

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蔽飲化迹



萬肇情故萌生

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

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

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

未足况其紆險

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

也天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

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

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

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

致也施舍猶興廢也

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

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朴質也禮記曰用明居晦回汰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於上世

回汰猶携互不齊一也汰音穴

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

而致化則一

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繪為蓋裹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

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

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

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

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孟子曰矯

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于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

故葛屨

履霜敝由崇儉

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

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戒在窮

賒

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

楚楚鮮貌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也徒

踈禁厚下以尾

大陵弱

踈禁謂防制太寬厚下謂封建太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

大必折尾大不掉也

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

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

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

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于鼎以

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闕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

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

流遺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宣孟改

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

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鄆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

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

一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

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

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

者以柱下為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

隨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

或推前王之風可

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

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

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

行之于陸也今法有合于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于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不限局以疑遠不

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

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後漢書卷七十九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仲長統傳抗志山西游心海左○西字監本作栖臣會

汾按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

甚於戰國之時也○之時也三字監本誤作則又甚從  
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

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

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天子將祭擇士

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

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彘六搏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性隱賊喜文法

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

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

久或作文

殺儀家屬吏捕得

久繫長平獄

長平縣屬陳國

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

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

西華故城在今陳州

激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今在豫州真陽縣西南也

十二年封鈞六弟

為列侯

伏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

高亭侯也

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

嬈音寧了反

復坐削園

宜祿扶溝三縣

園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

永初七年封敬王孫

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

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

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

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

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

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

是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劉攽曰

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

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

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

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  
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

都亭

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

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

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

衆屯陽夏

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

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

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

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

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

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閬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

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

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

曰賜號未  
有國邑也

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

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

可以封乃徙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

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

竹邑縣屬沛郡

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為邕字傳寫誤也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

自殺

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

頭曉令歸教責之乃自殺也

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

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

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

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



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為陳寃  
得申高第為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  
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案其恭立四十六年薨  
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

恭立四十六年薨

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第三人為鄉侯

東觀記曰丙為都鄉

侯國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

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

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

東觀記曰

定兄據卞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

次毀皆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  
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  
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  
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  
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

前書及郡國志清河  
無游縣觀津故城在

今德州滄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

澤縣東也

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

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

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

黨名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

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

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

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剽二縣

鄭縣屬鉅

鹿郡剽音羌堯反

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

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

脩縣

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

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

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

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醜其面而放逸其心

醜姑也言面姑然無

媿姑音胡八反

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

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

詩小雅曰苾芬祀事孔明

慢易大姬

不震厥教

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

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

妻饋遺婢妾歐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

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

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

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

貶萇爵為臨湖侯

臨湖屬廬江郡

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

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

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

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蠢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謹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延光新草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

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  
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  
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

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

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  
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  
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

七縣益下邳國

鍾離在今濠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

全椒今滁  
州縣也

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邴有罪

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

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

東觀記載  
賜恭詔曰

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  
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  
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邴頑凶失道  
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  
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  
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  
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

風拜授印綬焉

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

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



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

西陵縣屬江夏

郡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

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鄆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

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巳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

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

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

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

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

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  
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  
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

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

曲平曲法申恩

平處其罪

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

汗慙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誠無氣

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

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

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

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

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

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

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

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

一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

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

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

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

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

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  
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  
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  
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  
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  
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為常山王奉昞後是

為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  
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  
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為靖王子頃王儀  
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為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  
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豹立八年薨子  
暲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

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  
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

度焉

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  
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也夫人

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  
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明帝封諸子租

歲不過二十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

東觀明紀曰皇子  
之封皆減舊制嘗

案輿地圖皇后在旁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  
萬帝令滿二十萬止諸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  
減三四我子不當  
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



獸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

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

謂千乘淮陽  
濟陰並早歿

黨惟荒忒

後漢書卷八十

後漢書卷八十考證

陳敬王羨傳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

臣會汾

按諸本

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為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為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為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

刺史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圍宜  
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  
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陽尤為謬矣

惜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注劉攽曰按文黃老君不成文  
當云黃帝老君○刊誤補遺曰真誥云大洞之道至  
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秘此經世  
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

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樂成靖王黨傳子續立○續字一本作績

後漢書卷八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

韓嬰所傳詩也

教授諸

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

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  
起家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  
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  
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  
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

督使主蕃國  
之使也賈胡



胡之商賈也 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山表

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為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

以西使命不得通

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

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

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

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

羌反叛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

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

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

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

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

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

時刺史

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

傳謂逮捕而考之也

無它所齎但

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

西南夷揮國王

揮音徒丹反○劉放曰案和紀皆作檀音揮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

由注者見前音檀誤以為壇而音之又檢說文檀音徒早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

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

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

樂仲尼誅之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秦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

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  
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

又曰放鄭聲遠

佞人

論語孔子之言

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

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

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詩小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

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其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鞀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曰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  
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

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

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

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

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

訕謗也

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

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

侯城縣在遼東

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

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

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

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

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

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闔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

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

亦剛壯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

奮見而竒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

若盧微名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

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

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言其耗損不復於舊

重之以大軍疲

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

闕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兩手相搏言無計也

百姓

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

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

維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維織

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鷩鳥累百不如一鶚

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鵬也

昔孝

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

敢南向

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夫以一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竒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隲  
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

奏記於鄧隲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

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

責音側  
懈反

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

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

為羌寇  
所傷也

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  
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  
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

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

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

地營恤不使之民

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曠不堪為用

暴軍伊吾之野

以慮三族之外

言勞師救遠以為親戚之憂慮

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

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

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

遠民庶稀疏故縣邱城可居者多

邱空也

今宜徙邊郡不

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

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騰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  
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孫  
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  
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  
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

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

令居通河西路

令居縣屬金城郡今音零

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

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

湟水名今在鄯州

與行征西

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

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

瘼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

鎬及方

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

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

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

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

虓虎干扞也  
虓虎怒貌也

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

漢策

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

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

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

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

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孟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明視喪師於峭秦伯不替其官

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峭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

歸之秦伯曰狐之罪也不替孟明

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

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

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

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

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  
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  
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  
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  
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  
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紓難

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  
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

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放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

一兩字者

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

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

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

稱也

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

灾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

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關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



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涇氏人也

涇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涇音公玄反

家世

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

小民邇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  
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邇世諳邊俗拜為度遼  
將軍邇臨行上疏曰臣邇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  
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  
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

○劉攽曰案文至  
臣無義當作臣至

器無鈗刀

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  
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  
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

上慙聖明下懼素餐

素空也無功  
受祿為素餐

雖致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壻

堉

堉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

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

谷之類

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

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

草室如懸磬

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

雖含生氣

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

關

更謂卒更錢也

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危陛下以百姓

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吳勞神

善曰文王至于日中吳不

遑服食也

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

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

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

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劉

攸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

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從者如歸文王西伯天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

下歸之

帝王世記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

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

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

女子即太倉令淳于

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

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

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

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  
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  
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  
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  
億計

經常也

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

取功譽

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

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

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

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  
罪惡乞為部陳從事

部猶領也

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

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  
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

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

左部尉也

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為所辱棄  
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  
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



考髡笞死于冀市

冀縣名屬漢陽郡

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

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

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

趣音促

益固爭不

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

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

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

畔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

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

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眾灾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

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瞑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關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

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  
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  
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  
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  
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  
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  
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  
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  
也如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  
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

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

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

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也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

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

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

殆漢陽

之幽人乎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

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

在焉

橋玄合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

如今其道可忘則彊梁勝

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

軍之死將者也

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

避文侯之命

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

泄

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

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

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容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  
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書卷八十一